



世界当代
中短篇
小说精选

意大利卷
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

团结出版社

主编：倪培耕 选编：吴正仪

意大利卷

SHI JIE DANG DAI
ZHONG DUAN PIAN
XIA SHUO JING XUAN

给
一个
未
出
生
孩
子
的
信

团结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/吴正仪编选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1994

(世界当代中短篇小说精选/倪培耕主编)

ISBN7—80061—647—9

I. 给… II. 吴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意大利—当代 IV.
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3962 号

责任编辑: 王东方 装帧设计: 春 晓
策 划: 红辣椒创作中心

团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995 年 3 月 (大 32 开) 第一版

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: 300 千字 印张: 12.69

ISBN7—80061—647—9/1a · 300

定价: 11.80 元

目 录

- 莱奥纳多·夏侠
千方百计 李国庆 译 (3)
- 朱塞佩·博纳维利
贝法利亚城 吴正仪 译 (107)
- 焦尔焦·曼加内利
微型小说五篇 刘儒庭 译 (191)
- 高弗雷多·帕里塞
旅 馆 袁华清 译 (199)
- 朱塞佩·彭蒂贾
出版社的阅稿人 刘儒庭 译 (206)
- 卡尔洛·卡斯泰拉涅塔
月 夜 吕同六 译 (216)
- 利贝罗·比贾雷蒂
八天能治愈 袁华清 译 (227)
- 马里奥·托比诺
忏 悔 钟 涛 译 (236)
- 路易吉·马莱尔巴
碰上鲨鱼以后 袁华清 译 (242)
- 彼埃罗·基亚拉
勋爵，您当过刽子手 袁华清 译 (248)
- 普里莫·莱维
砵 袁华清 译 (254)
- 阿尔贝托·贝维拉夸

- 和家具杂物共度八月节 …… 袁华清 译 (260)
- 意大利洛·卡尔维诺
- 帕洛马尔 …… 肖天佑 译 (266)
- 奥莉亚娜·法拉奇
- 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 …… 吴正仪 译 (329)

莱奥纳多·夏侠

莱奥纳多·夏侠(Leonardo Sciascia, 1921—),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,生于西西里岛雷加尔穆多镇一个矿工家庭,毕业于卡塔尼亚师范学校,当过小学教员、职员。他后来积极参政,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,是欧洲议会议员、意大利众议员。他的作品大多以西西里岛为背景,描写古老土地上善与恶的搏斗厮杀,突出当今意大利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。作品有历史小说《埃及卷宗》(1963)、《检察官之死》(1964),传记《马约拉纳的失踪》(1975)和《刺宰》(1976),政治剧《议员》(1965)和《黑手党徒》(1976),特写《莫罗事件》(1978)等。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具有推理小说色彩的社会小说,如《白天的猫头鹰》(1961)、《各得其所》(1966)、《前因后果》(1971)、《千方百计》(1974)。在这些作品里,夏侠借鉴侦探小说的一些手法,将故事层层推进,并予以冷峻深刻的分析,使得情节紧张曲折,引人入胜,思想犀利,发人深思。将侦探小说的虚构与真实素材有机地结合,是他成功的要诀;而作家鲜明的政治立场,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吸引力,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。

《千方百计》通过一个画家的一段经历,叙说在一家旅馆里连续发生的三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,揭露上层人物的卑鄙政治交易、政客的行和教会的伪善。结构严谨,语言尖锐辛辣。在关于哲理和天主教教义的议论中,

直接阐述了作家对现实的精辟见解,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(吴正仪)

千方百计

莱奥纳多·夏侠

李国庆 译

意大利最伟大的文艺评论家说：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，认为康德的宇宙，是凌驾于自由行为之上的一系列偶然现象的锁链；依此类推，可以把皮兰德娄^①所描写的世界，归结为凌驾于无限音乐（即孤独的人那种孤芳自赏、自我陶醉的欢乐）之上的、无音乐世界中的永恒的奴隶状态。”

每次当我回首往事时，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那些令人神往的、音乐般的欢乐时刻，重新浏览那条偶然现象的锁链。儿时，每逢夏天，我一人在乡下，宛如漂泊在一个遥远的、无人可及的、郁郁葱葱的水乡。我整个的一生——那短暂的过去和漫长的未来，都音乐般地融合在自由之中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降生于人世，生长在皮兰德娄的世界，生活在皮兰德娄的人物中间，并带着皮兰德娄的创伤（在我的记忆和感情中，皮兰德娄所描写的世界和我的青少年时代是相似的）；同样，也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这位评论家的话（我这样写是无人监督的）使我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：我掌握了无限音乐的语言和主题。起码，我自认为如此。

说得简单一点，我既无社会使命，也不受感情的驱使，既无计

^① 皮兰德娄(1867—1939)，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剧作家。一九二九年为意大利科学院院士。一九三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。其戏剧主要反映人追求自由的本性，以及社会、艺术和思想意识对它的限制两者的冲突。皮兰德娄的戏剧，成为人类痛苦地寻觅真理而又无法得到真理的代名词。

划，也无目标（到了开饭的时间或者睡觉的时间，则是另一回事），我独来独往。除了生活路途中一直伴随着我的烦恼的阴影，我无忧无虑，潇洒豪放。无羁的生活给我播下了烦恼不安的种子，它已经发芽生长，长出第一批娇嫩的绿叶。我犹如站立在四面镶满镜子的大厅里，那闪闪发亮的镜面，反射出我走过的道路和度过的时光。

我有一辆小汽车，但我厌恶它，很少使用它，只有当我需要自由的时候才会想起它。我开着车慢慢地行驶，坐在车上，时常精神恍惚，心烦意乱。用这样的速度爬行，即便在我神志恍惚的当口，也不会出事。开车时，我喜欢悠闲地东张西望，欣赏着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和谐的美。这种开慢车和喜欢东张西望的习惯，使我有机会遇上了一件难以忘却的事情。有一天，我出外游玩，在一个拐弯的地方，偶然发现了一块黄色的招牌，牌子上写着几个墨黑的字：“扎菲尔修道院，三号”。烦恼忧闷的我一看见这块招牌，就像贪食的鱼见到鱼饵，不分青红皂白地便往下吞。我急忙煞住车，然后开倒车，一直退到招牌的跟前。招牌上的“修道院”、“扎菲尔”和“三号”对我都有极大的诱惑力，但三者的诱惑力又各有其特点。“三”对我的吸引力最大；我已漫游了三天，这也是个偶然的巧合（说实话，三位一体使我感染上了容易激动的毛病，虽然不重，也十分顽固。但它究竟是怎么染上的？我全然不知道）。人们都说，“修道院”是个孤寂的地方。这不是人们常说的在乡下过的那种幽静、安逸的田园生活，而是离群索居，避开“俗务”，沉思默想，甚至达到痴疯癫癫、不知人间烟火的境地。“扎菲尔”呢？究竟是伊斯兰教圣人还是基督教圣人？从这里到修道院足足有六里路。我迅速把车开到柏油路上（这条柏油路使我提心吊胆，前瞻后顾）然后加大油门爬坡。路两旁长满了葱茏的橡树和栗树，绿树掩映，宛如艺术大师灵巧的双手苦心雕刻的翡翠般的长廊。沿途金雀花香味扑鼻。突然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宽阔的广场，上面也铺着乌黑发亮的柏油，一端被一座高大的楼房断了去路。楼房是钢筋水泥的，窗子窄而高，阴森森的，活象

有人在墙上挖的几个大窟窿。难道修道院就是这样的一座怪物吗？我停住车，失望使我发怒。这很可能是一座旅馆。我踌躇了：是连车都不下，扭头便走，还是下车仔细看看，问问清楚：到底是谁盖了这座大楼，又是为什么盖的？好奇心战胜了我，失望并没有使我气馁。我想，虽然里面死一样的寂静，也可能没有人住，但也许能找到个把人吧。本来我找的是修道院，如今却看见了一座旅馆，这使我怒不可遏。我渴望找到一个人，可以发泄一下。我跳下车，顺手把车门锁上。死一样的寂静给我一种神秘而不祥的预感。这座楼的正面有一扇高大的玻璃门，门敞开着。一进门，便是旅馆的前厅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神父，神父的身后是一个钥匙立柜。神父看上去挺年轻，棕色的皮肤，留着长发。他正在读《里努斯》^①杂志。他看见我走进来，一种厌烦的情绪使他的眼睛顿时变得暗淡无光。我走上前去向他问好，他的两片嘴唇微微地一动，算是对我问候的答复。

“请原谅，这里是修道院，还是旅馆？”我粗鲁而嘲讽地问道。

“既是修道院，又是旅馆。”

“叫扎菲尔修道院吗？”

“扎菲尔修道院，一点不错。”

“那么，旅馆呢？”

“什么旅馆？”他不耐烦地反问。

“旅馆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扎菲尔，”为使这个名字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他先说了这三个字，然后又说，“扎菲尔旅馆。”

“扎菲尔修道院，扎菲尔旅馆……好吧，那么，扎菲尔是什么人？”

“如果这里曾经是修道院，当然是个隐士。”

“曾经是个修道院？”我强调了“曾经”这两个字。

^① 《里努斯》，一种儿童读物。

“现在是。”

“您说的是‘曾经是’……总之，扎菲尔是一位伊斯兰隐士吧？”

“什么伊斯兰隐士，您以为至今我们还信伊斯兰教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公爵会议上……”

“这跟公爵会议毫不相干。扎菲尔是伊斯兰教徒，后来皈依正教的。”

“皈依正教？但‘扎菲尔’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名词。”我故意这么说。

“也许。”神父回答说。他又把视线转向《里努斯》杂志，不再看我，为的是让我知道：我叫他讨厌，叫他不愉快。

“如果我没打扰您的话，”我说这句客套话，是故意找他的麻烦，“我想了解一下扎菲尔其人，以及这家旅馆的情况。”

“你是记者？”

“不。您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如果您是记者，那您是在白白浪费时间，这里已经出过丑啦。”

“出了什么丑？”

“还不是为旅馆的事。他们说什么，不应办这家旅馆，这家旅馆很糟……这还是三年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我不是记者。我想了解点什么，即便是丑闻也无所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无事可做。依我看，你也是这样。”

他贪婪地看了《里努斯》杂志一眼，说：“我可是有事干哪！”

“您有什么事可干？”我粗鲁而且有点挑衅地问道。

“噢……”说着，他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他有大量的事做，似乎多年以来他一直被杂乱无章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为了调剂一下，他才读这本《里努斯》杂志的。

我说出了他想说的话，他略感震惊，就变得殷勤多了。

“您想让我说什么呢？想了解那件丑闻吗？也就是说，某些报纸和政客是如何报道我们的情况的吗？我了解得很少……曾经有过那么回事就是了……这里原来是个破旧的修道院，一个年久失修的小教堂。三年前，堂卡埃塔诺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旅馆。我知道，意大利共和国保护自然环境，那是因为堂卡埃塔诺在保护共和国……事情总是如此。”说着，他的嘴唇挂上了一丝苦涩的微笑。不知他究竟是对堂卡埃塔诺不满，还是对共和国不满。

“堂卡埃塔诺是谁？”

“难道您还不知道堂卡埃塔诺是谁？”他惊奇而又怀疑地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难道我早就应当知道吗？”

“应当如此。”他得意洋洋地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他所完成的事业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业。”

“噢，他盖了一座旅馆。他的事业就是盖旅馆？”

“可以说，这座旅馆么，是他用左手盖起来的。”

“那他的右手干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学校，办学校。他办了几十所学校。不，甚至几百所。小学、中学、甚至还有大学。”

“噢，几百所学校和一座旅馆。”

“三座旅馆。”

“啊，三座旅馆。都是拆掉修道院盖起来的？”

“不是拆修道院，而是使它变得更加完善。譬如说，这个扎菲尔修道院就是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了。只不过，它是在地下室。”

“可以进去看看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显得很疲倦，一声不响地等着，希望我开口要求参观修道院。

我没有这样做。我问：“堂卡埃塔诺呢？”

“他怎么啦？”

“可以见见他吗?”

“当然可以。他就在这里,整个夏天他都在这里避暑。在他所有的旅馆中,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座。”

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”

“不知道。也可能,这里可以引起他对童年的美好的回忆。也许,为了盖这座旅馆,他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……不管怎么说,他是胜利者。”

“不言而喻,他当然是胜利者。”

“是的,他是理所当然的胜利者。”他满意地喃喃说着,声音中充满了自豪,但缺乏应有的尊敬。

我在大厅里转了一圈。

“这里真安静,也挺舒适。”我说。

“这座旅馆舒服极了!”

“我想在这里住几天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客满了吗?”我戏谑地问道。因为我发现旅馆里空无一人。

“今天,连侍者在内,这里只有二十一个人。但是后天,所有的房间一下子就会占满。”

“也就是说,旅客都是象听到紧急集合命令那样,同时到达的?”

“这里的旅客可不是一般的旅客。”他顿了顿了片刻,象告诉我一件秘密似地说:“是来避静^①的。”

“啊,来避静的。”我竭力装出由于他赐予我莫大的信任而感到惊诧的样子。说实话,我确实也有点惊讶。我已多年听不到避静的事了,我还以为现在没有人避静了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每逢

① 天主教的一种宗教活动,按照教规,在一定时期内,避开“俗务”,进行宗教静修,称为避静。

保罗传教团一到我们镇上，镇上的人总是谈论避静。只有培蒂托·达普里莱歌剧团和道里利亚·帕尔米剧团的到来，对镇上的人来说，才是件大事，而且，他们总是按时到达的。保罗传教团来了，只为大家讲道，少数人避静。结束时，他们在郊区竖一座铁十字架作为纪念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最后一次听到避静，是在战后第一次大选前夕，多明我会^①的一个神父来到我们镇上，在教员和职员中间讲道，为的是拉选票。避静总是在一个富有的、热心的教徒的别墅里举行，足足搞一个礼拜。共济会^②也搞避静，避静结束时，人们一个个清瘦漂亮，灵魂纯洁。

“是啊，是来避静的。”神父肯定地说，“每年，每当六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，这里开始避静，一批教徒完了，再来一批，轮流进行。”

“一轮需要多少时间？”

“一个礼拜。”

“共有几轮？”

“三到四轮。过去，每年三批，今年四批。”

“教徒增多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神父敷衍地答道。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连自己的话都不相信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自信地说：“最重要的是第一轮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来避静的都是些大人物。”他压低了声音，显得十分自信，“其中有部长、议员、主席、银行的经理、工业巨头……还有三家报纸的总编，还有……”

“那当然重要啦。”我说，“所以，当他们在这一避静的时候，我

① 十三世纪初西班牙人多明我所创教派。该会成立不久，即受罗马教皇委派，主持异端裁判所，残酷迫害“异端”，竭力维护天主教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。

② 起源于中古时代的秘密结社，一直延续到今天，遍及欧洲许多国家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，要求会员互相帮助。

更想留在这里。”

“这可不行。”

“这我懂。可您不是说，今明两天他们还不来吗？我住两天还不行？”

“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。”

“实际上又如何呢？”

“实际上，只要堂卡埃塔诺同意就可以。另外，需要将就一下，因为缺少服务人员，伙食也不好……”

“这就是说，我是唯一的一个需要付款的人了？”

“不止您一个，还有五个。”他不满而又神秘地说，“五个女人。”

“年老的外国妇女？”

“不。既不年老，也不是外国人。”

“就她们五个，没有陪伴？”我问道。他的眼睛狡诈地、不怀好意地闪烁着。为了表明他与此事无关，他又说：“来时，没人陪她们。”

“看来，是否有人陪伴，您对此有所怀疑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他故作姿态地反驳道，“她们是单独来的，现在都成了伙伴了。”

“那么，我算是第六个了。”

“这得听听堂卡埃塔诺的意见。”

“好吧，就听听他的意见。”

“现在不是时候。待会儿，他吃完点心后再找他。他正在下面的小教堂里静思，别打扰他。”他用食指指了指地板。

“在扎菲尔修道院？”我问道。

“完全正确。好么，现在您就随便转转，看看，里面，外面都可以。”他又贪婪地读起那本《里努斯》杂志来了。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无可挽回地结束了。

我走出旅馆，穿过空旷地带，钻进树林。我缓慢地走着，离旅馆越远，树木长得越稠密；空气清爽，飘来一阵阵松脂的清香。隐遁此

地，确实妙不可言！透过树林，我隐隐约约地看见远处有个闪闪发光的水池，池上五彩缤纷，犹如一群翩翩起舞的彩蝶。大自然使我陶醉。我小心翼翼地向它走去。原来是一块空地，几个穿游泳衣的女人正在晒太阳。毫无疑问，这就是神父所说的那几个女人。我数了数，整整五个。我悄悄地向她们走去，四个女人静静地躺在花花绿绿的海绵垫上，另一个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，周围静悄悄的。我犹如进入神奇、奥妙、神话般的仙境。我站在幽暗的树荫下，想象她们赤身裸体，一丝不挂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阳光下，身下是五颜六色的彩带。这一切，宛如名画家德尔沃笔下的画（我的画不这样，我从未在传奇般的仙境中看见过女人，既没想过，也不追求）。这幅画是按照德尔沃的布局和透视法构思而成的，与我的画迥然不同。此时此刻，我也知道画面上没有的事情：她们无人陪伴地住在神父经营的旅馆里。我又偷偷地看了一会儿，她们的身材都很标致。四个金发女郎，另一个长着一头褐色的头发。宽大的太阳镜遮住了她们的眼睛，使我无法判断她们是否都长得漂亮。再说，距离太远，虽然我是远视眼，也帮不了多大的忙。

老实说，我喜欢冒险。刚才一瞬间，当我想象着我也在她们中间时，我感到幸福。现在，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又向我袭来。于是我离开她们，向旅馆走去。

一进旅馆，我就看到了堂卡埃塔诺（这不可能是别人），他背靠柜台站着。看门的神父已经不读《里努斯》杂志了，换了一本黑皮书。堂卡埃塔诺高高的身材，穿一身长长的黑色教服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眼神恍惚地看着远方。他左手戴着一只大颗粒的黑宝石戒指，而那只显得肥胖而又近乎有点透明的右手，则放在胸前。他向我走来，但似乎没有看见我。他这种姿态使我好奇；又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似乎我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两个形象：一个是呆呆地冷冷地站在远方，要把我赶出旅馆；另一个则是殷勤、好客、热情、仁慈的神父。他走到我跟前，说了一声：“欢迎您到扎菲尔修道院来。”

这不仅是一座修道院，而且是一家旅馆。我承认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可是，你简直拿那些建筑师没办法，这些矜持、狂想、而又不易接近的工头，如果有一天……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，这座楼是拙劣的，然而却十分舒适。当代有两个骗人的学科：一个是建筑学，另一个是社会学。如今，医学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。它简直变成了骗人的巫术。堂卡埃塔诺不安地问：“大概，您不是建筑师，也不是社会学家，更不是医生？”

“我是个画家。”我说。

“画家……对，好象我在哪儿见过您。等一等，请您不要说出您的姓名，让我想一想……三个月以前，您在电视上出现过。坦率地说，您可以画得更好，可是，我想您是故意的。您创作了一幅十分拙劣的画。您为这个丑陋的世界画了一幅极为丑陋的画；您为千百万个坐在荧光屏前的愚蠢的观众画了一幅愚蠢的画。”

“当时，您也坐在荧光屏前吧。”我气愤地说。

“不敢，不敢，也许我不配，我看电视看得太多了，不过，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：对这种流行性的痴呆病，我已经有了免疫力。可是，正因为看得太多了，我迟早也会染上这种恶疾的，也许，我早已染上了。说实在的，我那愚蠢的静思，就是我的一种恶习。朱丽奥·切切莱·威尼尼也承认上帝是伟大的，但他总是静观大地，因而被当作异教徒，活活地烧死了。而另一些人则静观天空……如果我能记起您的名字，那也是由于愚蠢，没有什么深奥莫测、高不可攀的东西。只是，不应静思得太久……噢，我记起来了，您叫……”，于是，他说出了我的名字。

“老实说，我不喜欢您这种记起我的名字的方法。”我诙谐而又不满地说。

“不。当我说我是愚蠢的时候，我脑中的一部分就开动起来了，它们在找您的名字，仔细地寻找着。啊，您想在这里住两天，也就是说今、明两天，是不是？我感到很荣幸，也许，这里的一切并不能使